

中东欧国家周报

【阿尔巴尼亚政治周报】

阿尔巴尼亚右翼政党陷入混乱

Marsela Musabelliu

(2021年10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右翼政党陷入混乱

概要

阿尔巴尼亚前总理萨利·贝里沙（Sali Berisha）可能是阿尔巴尼亚三十年转型期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2013年，这位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PD）创始人辞去了职务，该党称其为是历史性的领导人。他本应逐渐远离权力和政治行动，但这种情况却从未发生。在贝里沙的帮助和直接指导下，其任命的人卢尔齐姆·巴沙（Lulzim Basha）成功晋升为右翼政党领导人。八年之后，在弗洛伊德式的结局（Freudian-like scenario）中，门生抛弃了他的导师或其所谓的“政治之父”。阿尔巴尼亚人知道，这可能是该国右翼政党迈向终结的开端。

引言

2021年9月9日，民主党党首卢尔齐姆·巴沙在电视转播的讲话中宣布将前任民主党党首萨利·贝里沙驱逐出议会反对党小组。阿尔巴尼亚反对党内部问题自5月19日起就愈演愈烈。当时，美国国务院通过国务卿布林肯（Blinken）发表声明，宣布贝里沙为美国“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高度腐败和违反民主制度”等。巴沙表示，把贝里沙逐出议会小组的决议是为了在审查其合法地

位并在法庭上充分澄清问题之前避免产生误解。自那天起，这件事成为了阿尔巴尼亚所有新闻报道和政治分析文章的主要标题。

从未真正离开的前任领导人和从未真正坐实的新任领导人

这种巨大差异（dichotomy）同政治本身一样古老：一位是拥有压倒性权力的导师，一位是梦想塑造其党派未来的门生！

现任民主党党首巴沙在讲话中表示，贝里沙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的公告发布时对他而言是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他把所有成就归功于他的前任导师，但是他却认为把贝里沙从议会小组中开除是目前唯一的选择。在决定把贝里沙驱除出议会小组之后，民主党领导层成员召开了会议。

贝里沙立即回应称这一决议无效，他不会遵照这条党内新令。另外，他还表示将尽一切努力恢复民主党的昔日荣光。贝里沙指出，巴沙决定把他从民主党议会小组中开除的这一决议意味着该党作为一个独立反对党（sovereign opposition）已步入消亡。他进一步指出，他所创立的党派如今只剩下一张躯壳。

贝里沙亲自到场动员支持者：“讲坛”倡议

一句带有明显讽刺意味的表达指出了左右两派政党的差异：“左派输了就悲伤，右派输了就发怒。”显然，这一表达适用于阿尔巴尼亚右翼政党的前任领导人。他发怒了，并非因为他的政党输了选举，而是因为他正在逐渐丧失影响力。

这位现年 77 岁的前任民主党领导人当即进行了反击，并向其所有支持者发起号召。如今，他把选举失败和党内不满的声音全部归咎于新党首。他在电视节目中说：“反对党必须保持独立（*sovereign*）。我将尽一切努力恢复民主党的独立，扭转那些巴沙疯狂践踏的原则。巴沙必须辞职，因为民主党在他的领导下已经丧失合法性，而且他还亵渎了党的制度。”

显然，前任民主党领导人萨利·贝里沙正在做出一次巨大尝试，以重新夺回其党内影响势力并重新掌权。他前往不同的城市做宣讲，在多数情况下，他被当作英雄一样受到热烈欢迎与热情款待。除了亲自到场进行动员之外，他还在媒体上发声。他在几乎所有国家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并接受采访，他的发言、他的前途和他的行动每天都被登上新闻头条。他呼吁所有右翼支持者加入一项被他称为“讲坛”（*the pulpit*）的倡议，并与他一起公开讨论。

他不遗余力地批评他的前任门生（*protégé*），称他是民主价值观的叛徒等。贝里沙清楚多数人都站在他这

边，他明白在紧急情况下他的忠诚支持者会给予其支持。在上一届选举中，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PS）的得票率为 48.67%，获得了 768,134 张选票；民主党的得票率为 39.43%，获得了 622,187 张选票。贝里沙认为这 622,187 张选票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想法是说得通的，因为 2013 年右翼政党承认巴沙为该党唯一领导人全凭贝里沙的任命，而贝里沙知道党内权力是“属于”他的。

另一方面，面对前任导师的对峙，现任民主党党首巴沙选择保持沉默作为其主要对策。他看似是为了避免与贝里沙正面交锋，不理睬他的举动，并希望其自然消停。一些人认为，这种对策显然缺乏领导力。巴沙决定无视并否认其追随者的声音。然而，阿尔巴尼亚人清楚明白右翼政党支持者们从不消停，相反，他们总是声势浩大。

“贝里沙主义”：阿尔巴尼亚的特有现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给该国带来这么多混乱局面的人，一个导致物质和非物质价值彻底毁灭的人，一个一手打造腐败、不负责任、恐惧且贪婪文化的人，在三十年之后仍受到这种程度的重视。

如今，萨利·贝里沙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影响力，人民紧随其后。他与阿尔巴尼亚右翼党派之间似乎暗藏着一种

誓言。民主党在过去八年内都处于反对党地位，未来四年内又将忍受同样的情况，他们需要一些希望以抓住任何可能的希望，对他们来说，贝里沙能给到他们所需的希望，甚至超出其所需。

另一方面，贝里沙仅凭一派言辞成就了其政治生涯，即反对共产主义。因此，那些曾受迫害的、不喜欢旧政权的人，都聚集在他身边，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确实别无选择，因为贝里沙确保驱逐所有可能威胁到他领导权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受到右翼党派爱戴的人却与遭其鄙视的所谓的“独裁者”如此相似。对旧政权的仇恨与对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愤怒把他们团结在贝里沙周围。显然，三十年后，这种情绪仍使他们团结在一起。

“美国”因素和政治内爆

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阿尔巴尼亚政客违背美国的意愿或决议相当于政治自杀。显然，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美国针对阿尔巴尼亚政治家的情况，这位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

美国国务院通过其决议和干预，声称贝里沙涉腐，但并未向公众或阿尔巴尼亚法院提供任何证据。民主党现任领导人间接地辩称，他必须在美国和他的导师之间做出选择，而他选择了美国。

阿尔巴尼亚政治分析士阿尔伊安·瓦斯亚里 (Arjan Vasjari) 认为，此时，贝里沙被美国的决议“重新激活”，因为这一决议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他表示，在三十年的转型期中，阿尔巴尼亚人一直在处理权力问题和主权问题，但从未探讨过意志力问题。根据普遍公认的原则和法律，权力可以下放，统治权 (sovereignty) 可以通过意愿下放，而人民的意志力 (willpower) 却不能下放 (power can be delegated, sovereignty can be delegated by the will, [but] willpower of the people cannot be delegated)。

瓦斯亚里说，虽然现任美国大使无法行使她的意愿 (will)，但她正在把自己的意志力 (willpower) 强加于人。她正在努力把精力放在寻找一些未被公开但公众又有权了解的证据上。瓦斯亚里认为，美国大使的行为与部分美国民主支柱产生了强烈冲突，即，实际上她正在摧毁人民的意志。一位大使无权决定谁应获取议会席位，因为这理应取决于该国人民的意愿。

结语

众所周知，巴沙的举措仅出于个人利益，而非基于任何有原则的决策过程。贝里沙也是如此，如今，他亲自到场动员支持者，因为他深感自己已深陷威胁的泥潭。两者

间的争斗并未构成窘境，真正的窘境在于此举是否会造成反对党的永久性分裂。如果贝里沙在其政治游行（political march）中取胜，他将不得不选择成为巴沙的继任者。他将再一次成为党内唯一的重要人物。不得不提的一点是，该国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一场闹剧。然而，除非另有证据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否则我们只能把新近的阿尔巴尼亚事件看作是一场真正的权力斗争。

（作者：Marsela Musabelliu；翻译：尤诗昊；校对：郎加泽仁；签发：陈新）